

监狱日记：追忆第一次坐牢

1998年6月15日，雨转晴

那个时候每到晚饭后，廖亦武便来邀我散步，我们围着不大的院子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没有固定主题地畅所欲言，使我们一直谈得很宽松。但往往也会遇上令我吃力的时候，因为廖亦武的为人尖酸，与他共事与摆谈，便得时时处处小心。可有一点却是我为人的一个原则：不与那些一定要灌东西给别人的人争论，他说什么，一概不发表任何看法与意见。也许廖亦武是天才的缘故，他向我兜售一切，很像英国人当年向中国人卖鸦片一样，出卖者与接受者的交易是不平等的。当然廖与我是朋友，我是不应该如此来评说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现在想起这些只是为人的某种膨胀欲望所惊奇。我与廖是不可否认的朋友，可为什么在交流时会出现不平等呢？这很像

关在这个监舍里的十几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一种渴望性而无法进行性交的现实使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手淫。那么一个被囚禁的天才，当他的思想无处公开时，一有机会，他肯定会一股脑儿倾泄而出，哪管别人接不接受。由此我想起了毛泽东，长征初期与长征中那么艰苦的生活，他仍然不停地与贺子珍作爱，让贺一连串地怀孩子打胎。而到了延安之后，他才写出一系列东西。这便是一种欲望的排泄方式，而排泄物件将直接影响排泄。一个犯人，性饥渴的犯人，他选择的物件是意识深处的异性或性器官。一个天才的“精液”是什么？是思想，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许多异性。也许，我从廖胡子的精神射精里，被迫捡到许多思想。